

嚴長壽、江賢二 同攀人生第二座山

共築台東藝術拼圖，兩位大師精采對談

文 / [廖君雅](#) 攝影 / 張智傑

2020-03-31

瀏覽數 44,200+



左起為嚴長壽、江賢二。

[分享](#)

[分享 複製連結](#)

人生矗立兩座山，當征服世俗成就的第一座山，還有第二座山值得攀爬，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大衛·布魯克斯（David Brooks）的新作《第二座山》指引了生命的奧義。

江賢二：要奮力突破高牆；嚴長壽：放下自己助人為樂

第二座山的定義來自家人、志業、人生觀和社會使命，能否實踐？端看如何慎選和執行承諾。

當代藝術大師江賢二曾旅居巴黎、紐約，2007年後定居台東，最近在台北市立美術館舉辦創作55年來的最大個展。他的第一座山，儼然登至高峰。

但，江賢二的第二座山，亦一磚一瓦起建中。

他已在台東工作室附近買下約6000坪土地，4月下旬正式動工，不久的未來，將築夢出一個涵蓋個人畫室、駐村藝術家居住空間，同時擁有公共室內展覽廳及戶外雕塑公園的綜合園區。

協助他實踐夢想的主要推手，就是公益平台文化基金會董事長嚴長壽。十年前，嚴長壽到花東推動偏鄉學童教育，經常向江賢二請益，兩人情誼如同家人。

嚴長壽28歲時擔任美國運通台灣區總經理，32歲進入觀光旅宿業，擔任亞都麗緻飯店總裁，有「飯店教父」美譽。2009年他成立了公益平台文化基金會，接管均一中小學，致力花東地區的教育和優質觀光發展，也協助返鄉青年建立信心、打造當地產業創生環境。

過去十餘年，嚴長壽最愛引薦各界朋友造訪江賢二畫室。他總讚揚江賢二既低調又大氣，不太會宣傳自己，但很難不被他作品那強大的能量震懾、感動。

應《遠見》之邀，78歲的江賢二和72歲的嚴長壽以《第二座山》為主題展開對談，相互激盪，希望但憑一己之力，為人生下半場持續創造價值，也拋磚引玉，為社會公益盡一份力。

一開場，江賢二謙稱自己永遠在爬第一座山，沒有結束的時候。因為，對藝術家來說，直到生命的終點，都想盡辦法突破自己面前的高牆。

嚴長壽則當場朗誦起一首詩，寫照兩人的心境：「老牛深知黃昏近，不待揚鞭自奮蹄。」大意是，老牛耕田，深知太陽快下山了，時間有限，無須別人鞭策，就趕緊加快腳步耕完田。

「還有使命感在駕馭著我們，」嚴長壽一聲感慨，江賢二也從旁呼應：「我們都還是少年人。」兩人有默契地相視而笑。

「我們都因為認同這片淨土，所以有志一同，」嚴長壽呼應《第二座山》作者所提出的理念——放下自己、貢獻社會，成為平等主義者，與需要幫助的人平起平坐，並肩同行。「這條路很長，但一路走來有不少同伴，十分熱鬧。」

嚴長壽回憶，當江賢二跟他提及藝術園區的想法，他先是問：「想清楚了嗎？接下來要花更多錢喔！」一旁的江太太范香蘭反勸嚴長壽：「你就讓老師去完成他的夢想吧！」夫妻間的默契、相知甚深，昭然若揭。

江賢二：用熱忱回饋大地；嚴長壽：毋忘對社會的使命

20多年前，江賢二和家人在美國長島東漢普頓定居時，夢想就已萌芽，直到他在台東找到臨近大海的理想創作居所，才開始逐步實踐。

建造園區，經濟負擔極大，還得賣畫籌資，但江賢二自許成為引路人。「台東給我第二個生命，」江賢二希望藉此拋磚引玉，透過駐村藝術家計畫，邀請有志者從與大自然的互動中體驗：「我希望大家來試試看，一定可以做出不一樣的東西！」

按規劃，園區依山傍海，其中有個展覽廳如同教堂般的外型，挑高18米，被江賢二暱稱為「教堂」。原來是在旅居巴黎期間，受到聖母院啟發，也期許展覽廳能在未來成為民眾駐足觀賞作品、冥想的靈性空間。

「以後這裡就是東台灣的藝術地標！」嚴長壽興奮地在設計圖上附和、比劃。

嚴長壽解釋，台東池上已經有個藝術村，越過山的另一邊就是金樽，沿途還有都蘭糖廠，若再加上江賢二的藝術園區，便可彼此連結，甚至和綠島的人權博物館、蘭嶼的達悟族原民文化，三地串連成一線，「絕對是國際規格的超級藝術平台。」

嚴長壽期許自己是「拼圖者」，在幕後協助江賢二逐步圓夢、整合資源。

「花東將是我生命中最後一個耕耘的地方，」嚴長壽說，公益平台邁向十週年，從翻轉偏鄉的教育結構開始，這些年來對藝術文化的深耕、在地觀光產業的輔導，也著力甚深。下個階段的課題，是結合在地思惟，但提升到國際高度，讓全世界都看到台灣優勢。

他認同江賢二的想法，人們常有錯覺，要先爬完一座山，再爬第二座山，但同時爬兩座山並無違和，在追求畢生職涯高峰時，同時不忘自己對社會的使命。

江賢二不諱言，現在才剛起步，還面臨龐大資金、艱鉅工程的挑戰，但作為藝術傳教士的初心不變，希望能夠回饋這片帶給他喜樂的大地。他和嚴長壽有默契，未來繼續在第二座山上彼此攜手同行。